



编者按:7月,我市联合《散文海外版》《美文》杂志社主办的鲁奖作家看高邮采风活动成功举办。多名鲁奖作家和文学名人深入高邮文学现场,寻找创作素材,触摸高邮文化,走过展现邮驿文化的孟城驿、南门大街、中国集邮家博物馆,展现运河文化的明清运河故道、镇国寺、高邮湖,展现名人文化的文游台、汪曾祺纪念馆、王氏父子故居、高邮当铺,展现原始文化的龙虬庄遗址公园,展现生态文明的清水潭和界首芦苇荡等,实地感受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后,创作了一批反映我市人文风情、历史底蕴和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,进一步擦亮“中国文学之乡”的文化名片,为中国式现代化高邮篇章精彩起笔增光添彩。从即日起,本报陆续刊发这些文学作品,以飨读者。

一座城与一个人

□ 鲁敏

一个地方,向来都会以它独特的产出所著称、自豪,并在越拉越长的时间演化里,与这个产出发生复杂的、繁华的互动与衍生。最典型的得算各种山水物产与饮食特产。东北的人参木耳与小鸡炖蘑菇、胶东的海货与鲅鱼饺子、云南的菌菇与鲜花饼、新疆的烤全羊与各类干果蜜饯等,而我所在的南京,也不知怎么的,特产与小吃则是盐水鸭与鸭血粉丝汤。除了这样显而易见的山水物产与代表性吃食之外,还有一个大宗大类的特产:地方名人。

但凡有旅游经验的,或者说对文旅行业稍有了解的,对此应当深有同感。哪怕是几千年前的古人,可能只是以讹传讹的地方志注脚,或者干脆是就全然虚构的神话传说与戏文唱词,但这个不管的,只要有说法就好,没有说法,编个故事也是可以的。比如七仙女与董永的故事、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、周处的故事,都有鼻子有眼的,总有一个城市会为他们“考古”出何处下凡、何处耕地、何处读书、何处为民除害、何处香消玉殒等,继而游人如织,成为著名景点。

当然,我这也是故意讲的偏话,一个地方、一座城市与它历史上所养育的名人,在生生不息的延绵中,大部分都还是留下了刻痕与印记,供后人取之为见证、取之为记忆、取之为文史。而这确凿的历史,又会不绝如缕地向当下折射、反射,再次构成这座城市,产生新的细节与元素,孕育新的物产与子民。这当中的流动与增益,实在是城市与人的最深关系。

我想举例来说的是高邮与汪曾祺。这个话题当然比较老旧了,由此写出的大小文章,几有泛滥之势。我在这方面也谈不上有新的研究与发现,只是想稍微讲一讲高邮这座城是如何充分地呈现、展示、活用化用了汪曾祺的。说来也无甚奥妙,主要是建了一个馆:汪曾祺纪念馆。此馆架构甚好,不只是由人及馆,且涉及诸多方面,不仅是文旅产品,更是一种当地的文学土壤与文化样态,乃至真切地融入高邮

小城当地的日常生活。

说起汪曾祺纪念馆,我也勉强算有点前缘。2017年5月16日,是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,高邮市政府举办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为汪曾祺纪念馆开工,当时我也是参加者与见证人之一,在这个仪式上,汪曾祺长子汪朗先生代表子女,把汪老生前的书房进行了整体捐赠,也同样是这天,高邮当地名校赞化学校,因汪老曾经就读在此,也宣布更名为“汪曾祺学校”。

时隔六年,我又来到高邮,此时汪曾祺纪念馆已正式开放三年,已是气势俨然,人来人往了。我怀着一点既是故人重回,又是新人初见的双重喜悦,看了一大圈。真是一大圈,此馆由同济大学担纲设计,外形似七擦半掀半合的书稿,两大层共有十一个展厅,分为“百年汪老”“汪曾祺的文学世界”“家乡的人和事”“人为文”“怀念与传承”五个主题。内容还是蛮扎实的,汪老的手稿,他的书房原物,用过的衣服器物,收藏的印章,他几次回高邮的影像资料,《沙家浜》等他编剧作品的演出录像等,新媒体的应用颇为灵活。其中可以看到许多的文坛掌故,比如铁凝、莫言等同行对汪老的回忆,他第一次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的评委名单,他参加全国作代会的证件,他笔下的人物原型等。

更有一处较大的台阶空间,分层悬着若干汪老巨照与代表作,既有一种“史”与“诗”的投射,又具有务实的功能,在这里做文学对谈或讲演或分享极为适宜——这成了高邮的一个文学空间,就好比是南京的先锋、武汉的物外、广州的方所、上海的思南。这处实用的功能与其配套的茶吧、母婴室、阅览室、多功能厅互为配套,极便于开展各种文学活动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汪

曾祺纪念馆是真正落地了,并开拓了高邮小城的精神维度。在馆里走动时,除了像我一样的游客,我发现本地人尤其是中小小学生甚多,杏仁似的眼,毛茸茸的睫,孩子们所讲着的应当是《受戒》里明子与小英子同样的方言,我不禁竖起耳朵来听了,心中莫名喜欢。孩子们假期到这里待上半天,翻翻汪老的文章,是多么自然而然的文学日常。

除了层叠曲折的展馆主体之外,还有偌大的一处庭院,虽满眼东方草木,然而四周的玻璃与线条又构成极为西式的取景,水静如镜、石铍似文,颇有观处。院中还有汪老一个雕塑,坐姿,手里握着烟斗,面前搁着茶壶与烟缸。可以很亲近地与之合影,反正我是合了,也算是多年神往之后的一种平替吧。

整个纪念馆总面积近一万平方米,还有汪迷部落、汪氏家宴以及汪氏客栈几大功能区。汪迷部落主要是汪老的作品、书画以及周边文创区,或也不足为奇。真正有意思的是汪氏家宴“祺菜馆”。大家都知道,汪曾祺老先生在吃食菜品上,不仅写得那样的声色香俱全,叫人食指大动、思之心切,关键他本人还是个“近庖厨”的大实践家,常宴请友朋,且有诸多的菜品开发,当然,其中有许多是来自高邮的故乡记忆,总之,在这里开一个汪氏家宴,真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参观完纪念馆,我们一行几人就去了“祺菜馆”,具体菜品就不赘报了,特别喜欢的有醉虾、鲫鱼塞肉、蒲包肉、猪大肠红烧肉、烫干丝、咸菜茨菰汤等。从名气上讲,“蒲包肉”是最出名的,因为汪老曾仔细写过它的做法与独特清香。如果是外地游

客,当晚需要投宿的话,正好也可以选在汪氏客栈,房间里悬有汪老字画,床头有他的几册小书,简直可以在当晚梦会汪老笔下人物了。而次日,则可以去高邮湖、界首镇看芦花荡,看荷花,吃河鲜了。还记得汪老笔下那头发乌亮、发根雪白的担藕女人吗?她就在那莲叶田田的湖水边呐。

看看,从逛到吃到住到玩,高邮对于汪曾祺,从文学性到市井气的转化,我想是符合汪老趣味的,他一定十分乐意,他笔下的事与物,仍在人间流转,仍在活泼泼地为高邮的子民们、子孙们造福——汪曾祺纪念馆带动了高邮本地人对于文学与文化的认知与参与,并在潜移默化中,使得汪曾祺纪念馆所传达的这种“文学味儿”成为小城的一种场景与气氛,乃至一种风格与气魄。还记得前面说到的汪曾祺学校吗?可不是枉担虚名,他们所举办的“我的老师”汪曾祺散文大赛已举办到第三届,在散文界、教育界都广有影响,几届颁奖盛会上,邀请到贾平凹、梁晓声、余秋雨、陈彦、徐贵祥、叶梅等名家参与,不用说,大家们的光降里,很重要的一个情感成分是因为汪曾祺老先生。他们来到学校,像看望老朋友的家人,给孩子们讲课、回忆恩师旧友、畅谈教育、分享阅读。高邮小城的远方来客,络绎不绝,高邮小城的未来主人,蔚然而待。

个人简介:

1998年开始小说写作。代表作《金色河流》《奔月》《六人晚餐》《梦境收割者》《虚构家族》《荷尔蒙夜谈》《墙上的父亲》等。

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冯牧文学奖、人民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、汪曾祺文学奖、《中国作家》奖、中国小说双年奖、《作家》金短篇奖、上海文学奖、《小说选刊》读者最喜爱小说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等。作品译为德、法、瑞典、日、荷兰、俄、英、西班牙、匈牙利、意大利、阿拉伯、土耳其、泰等多种语言。

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。江苏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南京。

大运河的明珠

□ 朱辉

千里运河,曾是国家的主动脉,它流到哪里,哪里就是一派繁荣。汤汤流水边的高邮城,无疑是大运河边的一颗明珠。

我与高邮是有缘的。高邮与我的家乡兴化毗邻。上世纪80年代,我寒暑假回家,长途线路就是从南京到扬州,然后是江都、高邮,抵达兴化。从江都开始,公路就紧挨着大运河,依河而行,一般在高邮的一个临时停车点稍作停留,再上车时,公路就偏离了大运河,沿着一条不大不小的河向东,向兴化驶去。这条河与兴化的河道相接,几乎已有了兴化的模样。一路上要经过好些小村镇,一沟二沟三沟,似乎还有一垛二垛三垛,因为年代久远,现在已不能确记了。但总之,大概到了三垛,汽车往北一拐,兴化城已历历在望了。

大学时代,高邮是与乡愁联系在一起的。不上汽车还罢了,上了车,就盼着车快点开。运河边的公路蜿蜒曲折,比河的拐弯要多得多。经过江都和高邮时,一般已是正午,阳光照射在河面上,金光闪烁,一列列船队在运河中缓慢地前行,或向南,或朝北,它们比汽车慢。我从车窗探出头,看见了船上的一只小狗,它仰着脖子朝我们叫,太远了,机声隆隆,我看不见它的叫声。汽车再行片刻,我们就能看见运河的水中央,有一座宝塔。七层,青砖的,宝塔显然已经有了年月,塔顶有一些残破,长满了蒿草,肯定有不少鸟窝。黑色的、白色的鸟,它们腾空飞起,绕着塔顶飞翔。阳光漫溢,飞鸟回旋,宝塔像一张贴在碧空的剪纸。

而从兴化回南京的路上,经过高邮时日已偏西。宝塔依然伫立在那里,但更好看了。阳光斜照在宝塔上,洒落在粼粼的河水上,宝塔似乎有了一股仙气,在河水细

碎的反光中,我能看见宝塔每一层的样子。经过那里时,我总是会想:这是什么时候的塔呢?它为什么建在河中央?还能爬上去吗?如果有顽童上去,他们能放过塔上的鸟窝吗?

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,兴化的宝塔不多见,我甚至没有宝塔的印象,高邮的这座塔,就成了我离开家乡的路标,成了我大学时期上一学期的结束和新学期的起点。不过也没有太往心里去。大学的校园生机勃勃、乐趣无穷,书山无路勤为径,家乡只是我们奔向阳光身后的影子。我甚至不知道高邮这座古塔的名字,也没有想到,这是千里运河上唯一的水中宝塔。看到它,我才会想起它,从来没有惦记着它是不是会因为失修而倒塌。当然也没有想到,宝塔有一天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,而且不止一次。

上世纪90年代读到汪曾祺先生的文章,突出的感觉是,这写的就是我们家乡,兴化。他是邻家的汪先生。十分亲切。因为亲切,我也就没有生出探访高邮的想法。一次次路过。

少不更事,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高邮,这么熟悉的地方,如此奇怪的地名,我没有去琢磨过是什么意思。大学班上有个男同学,高邮人,风流倜傥,多才多艺,会吹笛子擅拉琴,阳台上总是有他的动静。因为家乡邻近,我们算是半个老乡,他在搞出

动静之余,向我吹嘘高邮,总之是千年古城,不可小觑。我从他那里才知道,原来“高邮”的“邮”,还真与寄信有关。当时,电话是用不上的,系的办公室有,但学生不能打,即使你偷偷找到机会了,你自己家也没有电话。我们还是要靠八分钱的邮票,家书抵万金,情书一诺千金,如此背景下,听了同学的话,我不得不承认高邮很厉害。虽然高邮的古邮亭早已不能帮我们传递亲情和爱情,但“邮”字的前面还有个“高”哩,这简直类似于航空邮递了!这不是科幻了么?

高邮确实因“邮”得名。我终于来到了中国集邮家博物馆,东方邮都。原来,两千多年前,秦始皇就沿着邗沟在这里筑高台,置邮亭,唐代又增设了水驿,此后一路沿革,直至晚清现代邮政兴起。这是中国的“邮之路”。在现代通讯已十分发达的当今,高邮让我们看清了来路。

前面说过,运河中的古塔我是大学期间的返乡路标,但我一直不知道古塔的底。仲夏的某天夜晚,我探访了古塔,它叫“镇国寺塔”。大运河在这里突然变宽,一水中分,镇国寺安然漂浮在河水当中。夜晚的运河辽阔而宁静,月光和宝塔上的灯火映照在河水上,水面安详神秘,不见波澜,似有鱼儿的唼喋声隐约传来。这是运河中的一个岛,茂林修竹,幽香细细。古寺规模适中,应有尽有,因为在水中,又是夜

晚,古寺和宝塔被灯火勾勒出的身形,在河水的衬映下,恍若梦境。

镇国寺塔是一座唐塔,始建于公元874年。历朝历代多次修葺,现今仍保留着唐骨明风。它不是规模最大的,名声也不是最响的,但因为建在大运河的水中,它是唯一的,堪称古塔名寺。宝塔的顶端,那个青铜所铸的宝葫芦上,镌有“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”。宝葫芦离地三十五米多,我看不清这个八个字,但它在夜空中,闪耀着星月的光辉。

运河的夜晚,闪亮的岛。我不知道这种独特的格局是河道变迁所致,还是古人匠心独运刻意为之。但显然,这岛,这塔,千百年来用它的灯火提示着来往的夜航船,它是一座航标,指示着前进的方向。

高邮是大运河上的一颗明珠。孟城驿、南门大街、明清运河故道、文游台高邮当铺……众多的古迹,水陆杂陈的淮扬美食,使这颗明珠放射出时光包浆的古泽,也散发着令人垂涎的魅惑。

个人简介:

朱辉,男,1985年毕业于河海大学。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,《雨花》杂志主编。已发表长篇小说《我的表情》《白驹》《牛角梳》《天知道》《万川归》,出版小说集十余部。有《朱辉文集》(十卷)出版。

曾多次获得“紫金山文学奖”长篇小说奖、短篇小说奖,汪曾祺文学奖,《作家》金短篇奖,高晓声文学奖,《小说选刊》年度小说奖,鲁迅文学奖等。